

道教靈驗記卷之六

廣成先生杜光庭集

老君靈驗

蜀州壁畫老君驗

蜀州紫極宮東軒廊下有畫老君一尊平深而彩色鮮瑩金碧如新郡人祈福每有徵應時任從海監州領資州頭軍在宮中屯駐衆人戲弄弓箭之際有一官健把弓箭告衆曰我射老君前橫金一條若中即衆人爲我置酒人或止之曰橫金是老君曲几也正當功德必不可輒射言未訖而射之箭勢徑去到老君前有物擊迴中於階下楠木樹上其聲震烈如勁弩焉繞箭中樹官健已死衆人扶持救之心前血流不絕

京先天觀黑鬚老君驗

黑鬚老君在京右街務本坊光天觀東聖祖院夾紵所作功用精能相好周圓常作所不可及日月角隆起身長丈五六餘左右侍立有玉童玉女十二人真人八身金剛力士神王各四身兩壁畫金甲神王各八人天藥各

一部老君黑鬚山水披黃金九鳳冠凭杌而坐悵慨嚴備不知所置年月亦不知所製之由也代宗皇帝嘗夢爲二青童所召云聖祖命皇帝從遊四海之外夢中隨二童至老君所帝著絳紗衣平天冠執圭立於老君之後遊十洲三島六合四極海嶽山川無不備到歷歷記之隙從儀衛一無遺忘既覺命畫工圖之宣示京師求訪其像於先天所驗部仗人物一與所夢同爲敕型御容乘五色雲立從於老君之後選高德道士七人焚修住持<sup>于</sup>內庫及度支別給服用齋廚刻石以紀其瑞焉

終南山玉像老君驗

終南山蓋屋界棲觀谷中玉像老君高三尺五寸白玉所琢不知何年代藏於山中開元年間玄宗皇帝夢聖祖真像乘雲冉冉而下至帝之前帝拜起禮謁聖祖曰吾在終南之陰久矣不久當於興慶與汝相見言訖乃隱詔內臣與道士就終南山尋訪累日不獲因設醮告祈忽見谷中有紫雲如蓋蔚鬱而起

尋其起處掘未盈丈已得玉珠真容驛未上奏明皇即於興慶宮大同殿備法物羽儀百官迎引祥風入律瑞雲如蓋帝親捧接朝拜置於大同殿中以白玉爲座衆寶龕帳嚴設持為四海生靈日夕焚香祈福其後於座上夜見神光而條視光出處有兩點如酥信宿之間結爲玉芝兩莖各長四寸是時太白山又獲瑞符固宣示百官大赦天下改函陽縣爲真符縣諸節度大鎮置真符玉芝二觀封太白山爲靈應山金星洞爲嘉祥洞劇同昇焉碑文立於棲觀焉

玉局化玉像老君驗

玉局化玉像老君天寶中觀前江內往往夜中有光從水而出高七八尺上赤下白其末如煙乘人瞻之以爲有寶器之物撈撻求訪又無所見時明皇幸蜀夢有聖祖真容在江水之內果有人因見神光夜於光處得玉像老君以進高餘一尺天姿瑩潔其相圓明殆非人工所製駕迴留鎮太清宮其光見處號爲聖容壩亦是玉女壩金沙泉古跡連接矣

玉像老君自近年以來不知所在

閬州石壁成紋自然老君驗

閬州石壁自然石文老君像中書舍人高元裕謫授閬州刺史是歲大旱元裕橋析山川祠廟無不周詣忽於玉臺觀前瞻望山東叢

林之上見有紫氣披拂徑往果有嵌寶懸泉在崎巖之曲喬木之下有石壁奇文自然老

君之狀前有玉童襄袖捧爐雙馨高來後有神王之形恭若聽命元裕焚香叩拜以崇葺爲請而還未及州甘雨大霽聯綿雨夕遠近告足乃翦蘿蕪翳創為齊宮立碑銘以紀其事於懸泉之下垣爲方塘注爲流杯曲水之池雜植花果松竹遂成勝賞光啓年大駕還

京光庭奏置玄元觀寵詔褒允至今郡中水旱祈祝靈驗益彰矣

蜀州鐵老君驗

蜀州紫極宮鐵像老君高五尺餘古所製作不知年代亂離之時大殿焚毀巨木爭摧老君儀相不傷金彩如舊郡人共稱靈應官未興置移老君於舊壇之上以竹瓦覆之未有

門牆亦無紗牌遮護主宮道士胡師虔家在

唐興時來檢校見老君胸襟之上有人題跋老君之祠師虔以水洗拭猶微有蹤跡忽見一僧雙袖香於老君前禮拜叩頭懺悔泣而有詣杯筭齋之三二十擲終無吉應問其故云後學小僧愚意題老君胸上錢謗大聖因成重疾一日三度為神靈考打骨肉糜碎性命恐在旦夕對答之詞具述此遇難求懺謝而未蒙敷應又焚香告齋竟亦不得是夕歸還小僧已卒矣

三泉黑水老君驗

興元三泉縣黑水老君天寶年中明皇幸蜀

親見老君降見於崖石之上下馬禮謁訖乃勑所司示以所見之狀塑於見所綿歷歲年累有靈應危難摧毀捧筭交侵時僖宗大駕還京光庭獲備扈衛以其年二月十五日降

聖節日奏請皇帝躬拜捨香奏置為中興宮增修聖跡節度司尋便准敕崇葺旋屬海內多事復已荒涼時于均為三泉今素亦就味玄理歸誠正真躬往焚香者數矣一旦有鬼

黨十餘人來據老君堂內剽剝行旅侵劫道

途被劫者驚恐亦奔投老君堂側草中潛伏遠逃見羣賊挺刃荷戈捷運所得財物入于堂中俄有巨蛇自座下而出電目血舌吐氣如煙噴殺三輩餘黨棄甲奔逃顛仆而死者有報云羣賊盡已散去速於老君堂中收認財帛相率而來亦不知所報者何人也自是行路所傳無復冠賊巨蛇亦不復見

昌明縣靈集觀鐵老君驗

昌明縣靈集觀鐵像白馬老君高丈餘觀在郭外局鋪不嚴有興教市鑄治鐵工父子二人夜入觀中欲毀鐵像以益其鎔鑄二童子已搥毀將去是夜老君自移至安期觀三門之外約行四五里道士開門見之移置於大殿之上六十餘人方能共舉兩觀與邑中驕異其事莫知所移之由旬日有鐵冶人來方說治匠父子二人偷得古鐵童子碎於鑔中鼓鞴之際鐵液兩條自鑔中涌溢而出勢如

迅雷各長丈餘燒殺父子二人既而驗其所  
碎知是白馬老君童子爾老君像至今只在  
安期觀大殿之內

駱全嗣遇老君驗

昆明池使駱全嗣黃巢犯闕宮城失守南北  
紛擾中外倉惶惶全嗣其日偶在私第忽有官  
司報云諸司使並宣令入內單騎徑往至興  
安門門已閉矣東馳望仙人相跡蹤馬不  
可進或聞人言駕已西去矣復還其家骨肉  
百餘口亦已奔散獨心計曰骨肉此行必有  
人力部署唯聖上巡省臣下且合扈從我不  
可以骨肉為憂且徑求大駕所在遂乘馬馳  
出開遠門門亦壅咽奔馬絶傷甚多乃投金  
光門人稍少躍馬而出至昆明池側日已晚  
矣逃難之人衣冠士庶携老挈幼或憩林野  
之中或聚道路之畔如此者不知其數全嗣

崔齊之遇老君驗

崔齊之歲通十四年春奉使山南東川以其  
一小燈修奉香火已十年矣每出入必焚香  
禮謁是日奔追固不及矣至是乃投近池佛  
堂中人衆聞咽皆非相識繁馬於佛堂柱上

入堂內西北隅倚座而坐唯此座傍悄無一人  
心憂力憊昏然成寐忽聞呼其姓名者驚  
覺視之乃一老叟眉鬚皓白素衣策杖謂之  
曰勿憂聖人直往西南去矣神明奉衛固無  
他虞常常帝王猶天神地祇所保況太上自  
化身耶爾之骨肉只在後面小堂中吾令人  
導引之並無憂苦便可詣彼相見自此入蜀  
克保安全但堅臣節孝行萬靈所衛矣言訖  
失老叟所在遂就後面小堂中尋得骨肉一  
無所遺失是夕方覺悟恨不將得老君燈來  
燒香虔謝及明取斜谷路挈家過山得達行。  
在詔監興元兵馬百口骨肉咸獲晏安乃圖  
繪老君像益加嚴奉矣其弟全璽為東川監  
軍全璽為會軍都監兄弟之中皆荷聖力所  
護立功榮盛況其一家乎

往老人揖之令坐曰大夫此行頗有重厄疾  
色成石邊有一瓢取之傾酒與飲曰得此  
酒可解其半性命無所虞也然此去過秋方  
得迴返及上京已非舊主矣聊其異說加敬  
而問之老人曰今秋聖上晏駕幼主將立此  
後四海沸騰兵戈相接社稷危於繢旒太上  
老君自降生宮中為鎮安宗社以定此難生  
已十二年矣大夫迴時當事幼主也自此可  
以栖心於道勿以榮達介懷更三五年外求  
事常今在遠京西關外主持簡靜之務可以  
全身遠害矣齊之間曰至人所居何處將來  
之事何先見如此也老人曰吾以汝稍有道  
氣可以與語此皆吾之身事豈不知之耶言  
訖老人所在但覺異香良久是年至東川  
齊之病作及秋方愈七月懿皇昇遐僖宗登  
極前言果驗齊之入秦賜紫廣明中天下亂  
離干戈已起求為京西步驛使駕在成都追  
至行在加將軍稱疾辭位與十軍私道其事  
遂南遊五嶺名山絕粒訪道或在匡廬茅山  
再三老人以手招齊之齊之下馬徑

賴處士說老君降生事驗

賴處士者江湖人也。在楊公玄默門館爲客十餘年矣。不知其道術所習。楊公每盡禮敬之。若師友焉。多在宅內。少有見者。楊公時爲左軍。有小判官數人。有王有梁。王則辨博聰明。人多致敬。必謂其有非常之位也。梁則謙默。謹靜懷重寡言。人多疎之。必謂其不肖也。唯使宅軍將成君賞與梁稍狎。賴處士忽於宅門與成語曰。致身之道。先須識貴人。賴處士曰。某愚暗。何以能辨。賴仙丈教之處。士曰。梁大夫貴人也。此後當主樞機重務。吾子立身領施節。頗在其手。善依託焉。王大夫雖聰穎如此。壽且不永。將歿於他鄉。此後宗社不寧。天下荒亂。干戈競起。祚曆甚危。太上。

成爲軍使。僖宗即位三日。對軍目色初出。微

照階砌。聖上起更衣。未坐。梁公醒然憶悟。賴

處士之說。因臨階與成話之。左軍韓公頗異

其私語詰之。再三舉。成以實白之。韓以少

主初立。中外未安。聞此言極爲慰喜。自是成

持節。瀘州皆始賴處士之說。中原紛擾。脂禍積年。社稷晏安。宮城再復。駐蹕數年。聖德如一。僖皇中興之力也。

道教靈驗記卷之六

道教靈驗記卷之六

道教靈驗記卷之七

八四

常五

廣成先生杜光庭集

老君靈驗

賈湘事老君驗

賈湘累世好道。崇奉香燈。諱職計司家。頗豐贍然。其修奉勤至。人所不及。有一幅老君像。幘持以自隨。所至之處。雖一日一夕。亦設焚香之位。應感之效。不可駢述。黃巢既陷長安。大駕西幸。湘袒金帛。犧骨肉。自東渭橋出道。則剽掠之人。不知紀極。其一家百餘人。行李無所驚懼。遂於龍角山下葺居。避難承冠。及遠近道流。皆投其家。各與拯紀。請道流轉道。德度人經不啻萬卷。有羣賊。怒圍其家。湘告老君乃出。與語。賊投刃於地。羅拜其前。湘問其故。默而不答。拜亦不已。湘捨而入門。羣賊猶拜。唯稱罪過。湘哀入持縉帛。使人與之。慰勉移時。稍稍而去。一無所取。自此戶不屬人。無敢犯。或問羣惡有何所見。而反拜之。曰。我見賈常侍左右。神兵極多。皆長數丈。臂固儀而楊公罷權位。王有罪。竄於南方。死于道路。其言愈驗。咸通十四年秋。梁爲內樞密。